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四十三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心學述

昔太史公論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余讀而悲之彼其人皆親炙聖人於三千中稱速肖至沐聆矣迨漢世論定猶然不免於損眞之毀況當時乎禮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則夫人懷所柔好惡以有生意識雜揉氣忤欲脊欲自免於毀宜其難矣自世下衰學者不復知務學修道爲何物逅先覺覺之世始復有師友問學之

事豈無借資寧靡圮族然存十一於千百循省服踐則亦豈非難哉今因噎而廢食將墜緒剷迹而大業終無從覩矣有物於此一人揹之不如衆人揹之易見也一人爲之不若衆人爲之易成也析馬之百體不謂之馬立百體而謂之馬嗚呼其善喻也夫其善喻也夫

始王文成自龍場歸餘姚徐曰仁愛山陰蔡希顏宗兗朱守忠節實首從受學是歲同得舉文成公有別三子序已並舉進士曰仁文成公妹婿也既聞學奮然志於聖修知祁州有惻怛之政考滿陞南工部員外郎而文成遷

南太僕卿遂同舟而南舟中反躬默詰聞大學宗旨踴躍痛快以爲先生之教實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曲逕斷港絕河也蓋是時先生以全與曰仁以全受故一信不回後文成與學子語入微輒曰此意惟與曰仁舟中及之復同官南而同志益親及文成撫南贛曰仁亦請告歸與陸澄謀耕雪上之田俟師歸爲同志久聚計以誠身淑後未幾卒文成哭之慟祭之文甚哀先是曰仁遊南岳夢瞿曇撫其背曰女與顏子同德旣而曰亦與顏子同壽已而果然曰仁及門獨先聞道最早和粹謙冲

雖無意親人而人自親之同門皆自以為不及云節學識甚大又好善不倦接引同志趣之使同歸於善官御史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毅然欲以身任之文成謂之曰德業之外無事功不由天德而求騁於事功則希高務外非業也後按出京直流賊作竟以驅逐過勞而卒宗堯謙厚和平居恒以顏子為師事賢友仁追琢其德而介然有所不為官教授為當道忌嫉輒棄去文成以為歸討艮是而稍傷急迫再過二三月托疾行則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已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

人應物有時而委曲遷就未嘗不直也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後起官興化復與嘗遊從文成以書戒之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横逆必自反於仁自反於禮又自反於忠希淵者克精切其肯綮遂自以為忠乎亟亟從諸龍場横逆之加日至迄今思之正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其時乃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惜也後教南康從太學助教遷授寧夏僉事督四川學方文成詰龍場時常德冀元亨辰陽蔣信劉觀時從問學比東歸俱有立文成喜謂之曰絶學之餘求道者

少一齊泉楚最易擡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學者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來世俗之謗往往以虛聲無立諸友宜以爲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同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也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知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妨礙所謂知得則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其後惟乾既死忠泰之難信後從甘泉公游宦數所至以

明道淑人爲務世稱道林先生其學以萬物一體
爲宗其言曰大學始教必先格物致知物也者通
身與家國天下而言之也知身家國天下渾是一
物則知此心此理與物無對將此身與天下萬物
混爲一物何物痛癢非我痛癢旣見得即如此措
工便處處脚着實地五倫萬事此心無所不貫也
羅修撰洪先讀其書以爲良工苦心云觀時問未
發之中文成曰但戒謹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
純是天理自見之矣觀時請畧示氣象曰啞子喫
苦瓜道不得也欲知此苦須汝自喫曰仁侍側太

息曰如此方是眞知便是行坐中皆有省龔元亨字惟乾湖廣武陵人學以務實不欺爲主而謹於一念王文成在贛時屬以教子巳令主濂溪書院諸及門之士時時提省剖析令學造不懈諸同門嚴事之時宸濠謀逆而浮慕王文成書問學爲名高文成乃遣元亨往見之龔有感動濠諷以他語元亨若不喻獨詳與論學濠退拊掌大咲曰人癡一至是耶然以文成故禮待之一日講西銘至父毋宗子元亨反覆言君臣之義本一體語主於感諷濠乃大恚猛大詫濠素暴異時毋大詫人立死

左右爲驚懼失措元亨從容理前語如常濠曰此生亦大有膽氣贈金遣還元亨歸金有司文成聞亟遣人從間道逆之歸及張許索釁郎訊濠曰聞王某故與殿下通行乃實殿下爲功有諸濠不承曰無有張許屢詰之曰獨嘗遣冀舉人與我論學來張許乃大喜急捶捕元亨備榜掠炮烙迫使誣文成通濠終不伏文成大痛苦然憚俱禍不敢訟言救之謗稍定乃備咨部院白其冤言本生懷報國之忠篤事師之義而横被冤枉義當與之同死辭甚懇會科道交疏論救事得白顧以病卒獄中

同門陸澄應典葺爲棺斂歸其喪訃聞文成哭之慟移文恤其家元亨篤信力行忠誠惻怛視人猶巳在獄視諸囚殊不異一體諸囚皆感泣向善湖廣按察司逮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豈有他哉獄中治麻枲不輟暇誦書歌詩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李曰未見吾夫吾出安歸按察諸僚婦召見辭不赴巳潔一室就見則因暇見手不釋麻枲問之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袵席間聞者悚然嗚呼可以觀學矣

黄宗賢綰太平人尚書文毅公黼孫也爲童子即

棄舉子業勵志聖賢之學以蔭補後軍都督府都
事文成自廬陵入覲來見語學文成喜曰此學久
絶君何所聞曰雖粗有志實未有聞文成曰人惟
患無志何患無聞訂與終身共學宗賢於其言如
渴而飲無弗入也後二十年聞文成致良知之旨
大歎服復執贄稱門人先是方獻夫叔賢與文成
同官吏部位其上聞語學有省屬已師事之已歸
西樵學稍異其後與宗賢誠齋議大禮於　上意
合召纂修明倫大典宗賢不欲行文成諭之曰議
禮本諸君始其事中間萬一猶有未盡正可因此

潤色調停令元山以日疾未能躬事方霍恐未即出二君復不徃則朝廷之意益孤而元山之志荒矣務潔其身者楊氏爲我之義君子之心未嘗硜硜若此也後官宮詹與方同被倚信文成亟稱古之太賢斷斷休休風切諸在位深至語具相謨中文成卒以吏尚書萼議奪卹典禁學疏力諍家難作復以女女其子正億䘏綱其家卒立之後復與柄臣孚敬隙調外任吏向書鉉逢孚敬意以僞學醜詆之疏力辨 上終眷之諭孚敬曰卿能與綰篤舊好卿之益亦多又諭鉉私不害公蓋調劑議

禮臣如此以禮侍郎定雲中之難還進禮尚書方
後官大學士柄國自有傳文成官吏部時穆伯潛
孔暉鄭朝朔一初王純甫道黃宗明誠甫應元忠
良皆就學朝朔潮人也官御史聞文成論學心契
之因陳世傑請受學文成告之克念與剖隱微窮
原本連日夜朝朔喜以爲昔多岐而今大道也時
巳得疾人曰盍少休朝朔日夕死可矣後竟卒是
時姑蘇徐昌穀禎卿者與李夢陽獻吉業古文有
章巳諷仙經悅之故與文成善與論冲舉文成咲
不應昌穀曰子以予爲非耶將又有所秘耶夫居

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茲去知故而宅心埃壒之表而予猶于拒何也文成曰謂吾爲有秘道故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謂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養性順夫命而已而又奚所趨舍於其閒乎昌穀首肯者久之曰神舉有諸曰晝鳶之性者可以神於天矣晝魚之性者可以躍於淵矣自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穀

俛而思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鱗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鴨我以陽春哉然時已属疾已竟卒純甫武城人舉進士受學出掌教應天上下不相協文成貽書曉譬之以爲譬金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益精煉惟恐火力煆煉之不至及其出冶金亦自喜其煆煉之有成也又自咎平日毋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及讁官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以感之及文成官滁陽而純甫疑於學致書言學以明善誠身固也第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

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曲折儘欲扣求啟發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文成得書欲不荅恐其自是荅之無從入也已念純甫自是乃其心有所蔽而然非自知其非而故爲是以要我者何可以遂已乃復諭之曰反覆來諭純甫之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蓋純甫平日徒知在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已漸悟往日之墮於空虛矣故曰純甫之得力處

在此然巳失於支離外馳而莫之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別爲一物從何處得來乎純甫之意蓋狃於近儒之說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從事事物物上求之而後謂之明善蓋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非不知感純甫此意而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名焉耳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

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是離而二之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愼思者思此也明辨者辨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自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後曰仁至南

與純甫洞剖師旨而純甫乃益親

原忠台仙居人舉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正德中以父老歸侍蕭然山中講學授徒養親者十餘年世宗入繼統召還授翰林編修尋以直諫杖闕下罷官

黃誠甫字宗明[illegible]人也溫良澹泊有經濟之志嘗問顏子爲邦爲萬世立常行之道信乎文戍曰顏子具體聖人於爲邦大本大原夫子信之故獨舉制度文爲而言謂如是而後盡又不可以本領既立而防範或濶疎也故又以放鄭聲遠佞人告之

此皆就顏子所至而語若在他人須告以達道九
經及明善誠身則萬世常行之道也苟無其本籍
令必行夏時必乘殷輅必服周冕舞韶樂豈有益
哉蓋箴其微也其後誠甫以郎中議大禮起外官
至禮侍郎鄒考功守益與書言令天下扼腕言禮
樂矣其亦易惡至中以端其本乎其亦比擬鑽研
以鋪張於枝葉乎　聖明在上寤寐堯舜而中和
位育瞠乎唐虞何也來教發揮大學而曰經文其
命脉三禮其皮膚經文其　準繩三禮其　平直
先後緩急可謂善握其機矣更望洗心積誠爲

主上精白言之先師平日精神脩在大學而未盡展布天其有意於今日之夷夔乎蓋規切如此未幾卒其後文成望益高弟子彌衆進其著者在浙則有若陸清伯澄季明德本張元冲徐汝珮珊在廣則有若楊氏薛氏昆弟在直隷則有若王汝止艮孟伯生源周道通衢在福建則有若馬明衡子莘林以吉而文成官江西最久從受學者至衆而吉中爲盛在新建則有若魏氏兄弟在臨川則陳惟濬南昌則王公弼之倫

薛尚謙侃潮揭陽人也事文成留都者三年志專意

篤省克深至歸以所聞者告其兄尚賢尚賢以博學有行篤信於鄉閭尚謙少師事之至是聞尚謙語而大說盡率其學弟子姪謁文成虔州受學焉而學造愈精尚謙嘗自省好名之病難克也以爲好名者非必務外爲人但聞譽而喜聞毁而慼皆從名根來文成曰然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求食渴求飲安得有工夫好名乎又嘗自咎罪疾以爲輕傲二字爲累也又自多悔一日去花間草曰天下間何善難培惡難

去蓋其念也文成警之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賢此看善惡皆從軀殼上起念故錯未達曰天地生意卽花草何擇賢欲觀花故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令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卽此善惡皆從汝心好惡所生故知錯也曰然則物無善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稱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將善惡廢置故不可以經世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一循夫理

便自有裁成輔相在曰草既非惡即草不當去乎曰草有妨礙何妨汝去曰去之非作惡乎曰不作好惡非全無好惡也惟好惡一循於理而纖毫意氣不與焉於未有好惡不異是不作也若與以纖毫意思即心體爲之累而氣動矣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安得不着意乎曰此謂誠意非是私意誠意惟是循天理纖毫己意不與焉故有所忿懥好樂即不得其正故學莫若廓然而大公蓋進之正心其後篤信良知之學乾惕著察於烱然之體既中廢喟然曰此天所以玉吾學於成也研極精奥

作研幾質疑録以辨學皆從實際理地發揮病億
測害道曰開拳見子箇數分明不勞猜量病心累
於物曰是非逆順境界猶時有礙乃知柬許盡是
私意歐文莊歎以爲楔子黄熟中邊皆甜非可以
虚見領受云病亟猶手書寄同志矢盡滌偏蔽酹
夙志爲無負學者稱爲中離先生尚賢官國子助
教尚謙舉進士官尚書郎嘉靖中與魏給事中良
弼糾柄臣孚敬罪落職不復召卒

楊仕德驥弟仕鳴潮陽人初仕德從湛編修遊有立
己受王文成學篤信焉仕德卒湛誌其墓以爲心

心相持如晃如鉗頗訾其失自然之宗文成以為篤信好學之死靡貳服膺未嘗有也其後仕鳴亦早卒文成尤痛惜之方鄒文莊官南雍時仕鳴往詣之謂鄒曰公往治舉子業已竭才否乎鄒曰竭矣曰今去欺求慊以致知亦才既竭否鄒默然仕鳴曰微竭才曷由見卓爾竭才二字竊顔之的也鄒默受者久之其後每舉斯語告學者而太息其賢云

馬子莘明衡莆人也父思聰死寧濠之亂子莘立志精猛深詣卓然不惑於利害閩鄭繼之善夫亟稱

之頗留意於文辭文成箴之曰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戒其溺也以監察御史言事落籍士論惜之

陸淸伯澄一字元靜歸安人始謁文成於留都月一至已益親後請掃庚下之堂而旦暮侍焉淸伯故豪俊後口雍雍默默慊慊自以爲不足也其記文成語首云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功夫說閑話管閑事蓋其篤也已欲屏絶文字專於學文成曰此恐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而云然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

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雖日談道德仁義亦直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願一洗俗見還復初志當釋然融解矣其後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專制志於是則仙家所謂神住氣住精住亦在其中矣堯舜湯文周孔其萬物一體之心當無所不至苟可以長生久視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禀賦實然非可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皆彼學中祖述以爲師者得壽皆不過五六

十則所謂長生之說亦必有所指矣元靜但當遺棄聲名淸心寡慾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道獘精神靡歲月爲也後謗議大作澄官刑主事欲條爲六辨上之文成聞而止之曰無辨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辨乎惟當反求諸巳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巳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旣以自信歟則當益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

動心恐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以爲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之爲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其真也彼既先横不信之念莫肯虚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此皆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中引自咎深切澄乃止其後問照妄動靜文成啓告深至語具文成事中文成於澄最屬意謂曰仁沒吾

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不淺濬魏父喪毀失明嬌湖

俗於禮文成爲表其父塈仕至尚書郎

季明德本山陰人旣受學精思力踐慨然以聖人爲

可學而至常兢兢磨練於事爲朋友之間患世之

學者以自然爲宗忘其所有事習於惰而偷自便

也曰心之本體猶龍然戒愼恐懼天命靡寧主宰

常惺矩則常定故潛見飛躍隨所遇而時應是以

警惕主變化也彼以自然爲宗而不知惕若有同

出於虛而卒流於物欲者矣患世學以講經爲病

狥𠋫見蔽曲說任胸臆之所之而去道愈遠也覃

精於六經深研妙詣多所自得胡忠肅公稱其所
著易學四同以爲黙會義文周孔之心於千載之
上足正諸儒先之論於千載之下雖謂集易學之
大成可也唐宮詹順之稱其春秋私考能信斯人
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諸傳義例一切
摧破如獨以身處其地推見其精而定其是非至
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別星曆之數度
禘嘗郊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而莫
能決者皆辨析該貫昔之稱經師者莫及也始明
德童年時於經義有深悟旣知學引伸觸長益妙

契而文成存時與書言看經書取其有益於學而已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特見妙詣一時不無開發之益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有反爲之障而不自覺者矣後學成歐文莊亦以習心流注箴之蓋師友切磋入微者如此明德舉進士官監察御史以論禮補外時山陰有徐汝佩珊者舉鄉薦赴南宮舉見策問意詆學不對而出論者以爲尹彥明之後再見云

鄒文莊公守益字謙之江西安福人年十九舉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外艱歸請王文成謁文成表墓

殊無意於學也文成顧曰與之言學一夕忽有省曰往吾疑程朱補大學先格物窮理而中庸首慎獨何也乃今釋然蓋格致即慎獨也已證之克復之受授愈益信或問之曰顏子資最高故告以中庸閫奧乃學者自當從大學讀書窮理循循入也曰又不然聖門如樊遲資最下劣乃孔子教之恭敬忠初無二語何哉渙然信天德王道一貫於慎獨遂納贄稱弟子師焉曰津津有入歸溫粹冲夷異時居養諸氣體為一變見者驚訝以為從大治中鑄過來也未幾宸濠反馳軍門從征曰君臣師

生之義固然而切磋益深嘉靖改元錄舊臣起服

明年謁文成越中旣別文成悵望不已門人問曰

夫子何念謙之之深也文成曰曾子有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謙之近之矣

抵京復館職會大禮議起率同官疏爭不報明年

復上疏忤旨下詔獄與修撰呂柟日講學獄中謫

廣德州判官故事翰林謫官者不參公座不理政

而先生顧以不閑政爲憂諸名流造問輒不契入

會稽問文成文成曰善哉問舉大學如保赤子語

約之於誠心於是隨在署四字以自勗建復古書

院以倡士學刻諭俗禮要以風民俗政化大洽間
至越文成勞之曰往來越中者言謙之事上嗛嗛
盡禮見學力也對曰官直應迹如扮戲者隨所遇
輒應何得執哉文成默然良久曰書稱堯允恭克
讓謙之信恭讓矣獨自省於允克何如先生恍然
悟始之恭讓猶之玩世意也於是自克逾深遷南
主客郎與同志日切磋於學考滿進階請告歸與
同志論學如饑渴起南考功尋召爲司經局洗馬
上聖功圖忤旨下禮部參勘則猶以議禮故失
上意也遷太常少卿掌南院陞南祭酒會九廟災

諸大臣皆惶恐引咎自陳守益獨引殷中宗高宗
反妖爲祥之說冀有感動遂罷歸先生恢廓善容
納能忍人不能忍容人不能容於王文成嚴事尊
信終其身言必稱先師始精思篤踐巳渙然於郎
寂郎感無二一境界郎存郎省無二一功夫郎知郎行
無二一途轍郎安郎勉無二源流融融然渾渾乎於
道而不自覺也晩自謂進不獲大行於時惟講明
師說培養人才倡明道術爲實際自鄉國以至四
方閒居游從無一日不與衆聚講言温氣和隨幾
曲譬廣證隨事發揮而温然一體之愛形於辭色

矢口成文亹亹動千百言俾聽者忘倦忿忘惵釋如奏雅樂聞九韶聽之不厭卽之而莫能舍也後時賢慧者語證悟深者研歸寂達者樂高曠精者研主宰流行頗訾先生爲言詮意見而先生守繩墨日諄諄於戒慎恐懼庸德庸言之訓不釋也其論寂感曰四時常行不論寒暑百物常生不論開斂故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論道曰就其不可覩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其可覩可聞體物不遺處指爲器又曰古人發育峻極只從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慎

體流出不是支節上檢點畢者安小成高者墮虛遠未可以語肫肫之學又曰悟得此意只從四時常行百物常坐處見大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方是一線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縫隙在又曰人倫庶物日與吾接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兢兢不敢放過如織絲者絲絲入簆無一絲可斷乃是經綸大經又曰先師提致良知三字本體謂之良知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一毫夾雜不得工夫謂之致復其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一毫因循不

得又曰除却自欺更無病除却慎獨更無學其自
言曰昔見陽明先師時便知從良知上致却認得
良知粗故包漫世情倚靠聞見終於潔潔淨淨處
未肯着實洗刷此學不受世態點汙不頼聞見克
拓不湏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著述繼往
開來凡有倚着便涉聲臭於洗心神明處尚遠也
可謂粹然儒學純一不雜矣先生凝重敦厚事親
孝撫庶毋弟敦愛有加立朝耻阿徇進退之節介
然居鄉視里閭疾痛若痌瘝在身諸主清量明戶
役悉力清畫為垂久之計蒙怨謗必行其他周貸

宗族睦隣里繕橋梁廣陂堰皆畢力行病聚禱卒
走哭鄉人尊事戶祝馬子孫皆以學世其家
歐陽文莊公德字崇一江西泰和人夙有異質蚤以
書請學王文成甫冠卽舉鄉試兩不赴春官專於
學忘寢食糜粥終歲文成以小秀才呼之欣欣供
命雖勞不怠文成公大器之自是研窮剖析盡得
其蘊奧涵浸者久之嘉靖初舉進士與門同舉者
更僕共馬終講繹無間出知六安州以初政倥偬
未暇學爲歎文成曰吾學乃在政務倥偬中遷刑
員外郎改翰林修撰地淸切學造淵而文成學益

大昌徐文貞為編修賴以啓覺篤信之如師保公德性深厚褆身恭遜喜怒不形於色而體悟洞暢所至汲汲以明師學求友為務於人無賢智愚不肖待之温然一體也羅文莊作困知記訾良知公以鄉晚進事之甚恭而辯之甚力明知之良即天之性文莊闢之愈峻而公恭遜和裕意氣不少加也士友好立論輒默坐不語真意薰感以切其内省之心毋與學者言朋輩不得以異同生彼我不得因彼我起異同故同志益親屢遷鴻臚卿丁父憂服除留終養以薦起至禮侍郎毋卒扶柩南歸

廬墓服未闋特旨召拜禮尚書直內閣時　上深
居西內留意於玄修而執圭要以操割天下動見
拂劇朝廷大議下皆取具一時公卿夢瞶不能决
而分宜當國懷忮心公灼幾委曲相時裁化欲從
容啓沃爲格心　穆宗在裕邸於景王並稱二王
不得時見上　上頗諱忌儲貳傳代之事公於請
婚慶賀康妃喪具儀上時時以繼體尊統之意別
白具言之慮存深遠語黜張皇雖時被譴責終調
紓將萌防杜於未然心則殫矣諸政關大體勢頗
阻格殉之則戾道執之則忤時者未嘗不調劑變

和而職思其當也　上眷優渥不衰卒贈賻有加
禮謚文莊
聶尚書豹字文蔚吉永豐人也舉進士知華亭有聲
識徐文貞於諸生中教引植立之官御史指斥巨
鐺及大臣不職者屢屢風裁凛然守平陽北虜入
塞旁郡多敗衂豹守禦方甚設卒抗賊事聞　世
宗手勅問相臣平陽守獨能禦賊其爲誰以按察
副使備兵潼關爲貴溪所忌惡罷歸有薦者忽有
旨覈守平陽時守禦費多科斂逮於理會貴溪敗
徐文貞爲力保護得釋歸庚戌虜大入以故官起

備虜道中三遷兵尚書爲本兵時　世宗威斷不
測彌心力周斡區畫分宜相邊總督邊大帥咸以
賂進退訖不得行其志會倭寇閩廣分宜薦所幸
趙文華往視師持不可勤致仕卒贈少保謚恭襄
先生官御史時謁王文成于越與語學有契既別
致書言思孟周程無意相遺於千載之下與其盡
信於天下不若眞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
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時方忌學已
毅然自奮如此然始未納拜及文成薨信愈深於
閩中爲位哭稱門生已與同志切磋益深密而專

之主靜切益深堅被逮時方與學子講中庸校突至縶械之見者膽墮先生就械無幾微動顔色就械已徐理前語如初已就道父老追送者皆流涕油若也於途中與朋輩日論學無須臾間録之曰困辨録以明學而主於歸寂功在收攝保聚其言曰中庸言獨易言密言虛言寂言獨復獨立四者同出而異名自我有之自我主之小而辨精而明尊而無對獨之謂也言天下之至一也根極領要覩聞俱泯而機緘之妙鬼神莫窺密之謂也言天下之至精也黙識靜專龍蟄淵沉靈明内藴神妙

萬物寂之謂也言天下之至止也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其淵其天而空洞之體其受命也如響虛之謂也四者異名均之爲未發之中虛寂言湛一之體密獨言歸止之奥而收攝保聚必於乾乾惕惕欽明秪畏中得之故敬者聖學始終之要然其論頗倚於寂曰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故必自其寂者求之使寂而常定則感無不通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能廓然太公自能物來順應有未發之中自有發中節之和於事物動用處而格致者義襲者也時頗有諍論而羅文恭信之特深

皇明書卷之四十四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心學述

羅文恭名洪先字達夫吉水人世所稱念菴先生者也幼端重有志於仙禪會良知之說行嚮往之常擁膝危坐自收攝嘉靖己丑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引疾歸欲畢志於學過越見王汝中畿汝中言良知見成神觸神應大說之已反之凡心習氣包裹為祟不自信也見恭襄就逮時先已不動心大敬服求未發之中益攻苦夜減食焚香跪坐一榻

至連霄不寐防危守獨爲兢兢聞有爲性命之學
者則幾寒犯險遭逆旅捽詈往從之不悔其言
日學者自有生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
離須終日酬應終日消磨不使習氣乘機潛發方
不負此生又曰必安頓收歛枯槁一番而後可以
語良知之通塞又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
聽言爲下恃妙契而不務反躬以一念之明爲極
則以一覺之頃爲實際而欲隨事隨物流行順應
未有不倚見解言詮爲支吾者也其寐言曰自震
而離而兌陽之浸也自巽而坎而艮而坤陰之浸

也自內而外謂之往往主發生自外反內謂之來來主歸復易有太極逆也生兩儀則順矣數往者順其後天乎知來者逆其先天乎故月從逆為朔徵之吾身目不逐境而內觀耳不逐聲而反聞心絕物誘而忘智口絕言筌而守默自外來感者我無馳也以是為未發之中故其學於靜中常熱常隱伏强陽消頡滑者久之洞啓天門靜闃寒漏恍然覺中虛無物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止極如大海魚龍變化無間隔也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吾之一身乃其發竅

固非形質之所能限也而學益玄以深中歲復召為春坊賛善為貴溪所惡擠之會疏請預定東宮朝儀遂罷歸築室石蓮洞掩關却掃謝世不涉分宜當國數致書欲致之竟謝不復起卒隆慶初贈光禄卿賜謚先生事親孝遇族父兄恭處鄉里恂恂父憲副公自有傳憲副公遇先生嚴既貴訓勑不異童穉稍失意辭色必厲客至令行酒拂席授几如異時先生從事欣如也憲副公卒苦塊柴毀不入内三年平生於辭受取與最嚴當路常餽絕不納方引疾時抵儀真病殊殆同年項侍御

喬按江北日就訊瓜洲富人坐重罪餙名姝介萬金求居間峻拒之項徵聞以其意嘗先生先生厲聲曰君未聞志士不忘在溝壑乎項太息以爲不可及也晚益高峻布袍芒屩居閒樂道士大夫仰之如景星慶雲可望不可卽云

先是文成官南鴻臚時吉安福劉伯光曉以世誼往謁之聞語學有契由是確然信爲仁由巳也遂師事學焉文成贈之詩有一語悟真機之歎歸日與其族父宜充君亮等共學而聯同志月爲會五日曰惜陰文成爲著惜陰說巳郊文莊還自辟雍而

吉學大昌曉孝友謙和語由衷無支蔓一日誦少陵語不驚人死不休之語喟然曰嗟乎不當謂學不聖人死不休耶悟爲學者舉質鬼神無疑之語曰人可欺鬼神不可欺今世可欺後聖有作真僞不可欺其自勵如此而羣從宜充君亮皆成德爲一人士所尊信云

劉宜充諱文敏少稟純固既聞學自勵曰學苟不成猶不學也躬踐默證者久之覺動靜未融乃嘆曰非親承師授不可矣詣越見文成學焉而後沛如也其學以致心之良知爲宗而操存瞬息不少懈一

主於躬其言曰知體虛明故如白日無少自欺卽權度在我無微不照知其蔽當切磋琢磨則切磋琢磨之客而不以為勞知其功當人一己百則人一己百之勤而不以為苦積累可以日升檢束可以日強良知之蔽日去良知之體日明德崇業廣而至誠可幾又曰一念判決既明則聖凡燕越道德仁義之習自將日新月熟欲罷不能又曰吾性常生常止往來起伏非常生也專寂凝固非常止一也生而不逐是謂常止止而不住是謂常生無住無放常感常寂纖毫人力不與焉是謂天然自有

之則又曰除却見在有分辨之知更思天衢與門内皆懸想也故有同異無端之可疑良知真體萬古一日萬變一致益精益動益虛而不惰則染處漸消逐時漸寡查滓渾化則主宰即流行之主宰流行即主宰之流行安得許多分別疑慮又曰謂吾性一見病症自去此玩光景逐影響欲速助長之爲害也須精辨之又曰意念每治每每然吾則每然每治其用力雖至於已百已千皆困勉者本等職分不可欲速不可中止又曰鋒芒機械兩名而一病學者以道理文客氣最骨髓深痼隱微之病

孰察而孰去之又曰於人是非長短一起忿嫉之念即虺蜴虎狼蓋虺虎見人即怒也又曰格心者忠之大養志者孝之至君子之忠如臨上帝君子之孝視於無形又曰務博索玄厭苦求靜皆欲根未淨當切磋不懈執中之功本於精一毫釐不可尚亦自濯之暴之中來謂戒慎恐懼可須臾離乎又曰功利之習淪肌浹髓非鞭辟近裏常見無動之過不足以勝隱微深痼之病諸異時喜頓悟而厭積漸任超脫而畏檢束談玄妙而鄙淺近肆然無忌而以爲無可無不可任情恣意遂以去病爲

第二義者防之爲兢兢羅文恭贈之詩曰嘆息卓爾域千古能幾諧目擊中有存意會言無乖王光祿時槐從受學稱其岐特壁立不可正視而淳樸無絢飾有太羹玄酒之味精明勇詣於天人死生之理如指諸掌屋漏不愧童孺皆孚而言訥行庸若菽粟布帛之無異於人也其敎人一循其本然之知省克於念慮實踐於倫物未嘗爲奇僻險絕之語未卒前語學子曰知體本虛虛乃生生與後學言即塗轍不一勿遺吾宗可矣年八十餘卒學者稱兩峯先生督學使者邵型下郡言劉某力探

聖域倡明正學其令所司具粟帛羊豕往佐其喪
學官弟子議所以應祀典者列狀上祠祀之後有
督學者奉江陵吉汝從祀本欲汝劉御史臺父顧
併汝先生小人之無忌憚如此云

劉君亮諱邦采始學時毋竟夕不寐以思有造矣已請
越從王文成學有一諾千古之許文成大稱賞之
學者來質疑必曰問君亮已恍然氷解於混一不
二之體悟良知充滿無不足不得也日滿地黃金
顧將作鐵使乎自此忘戲成是非獨與天倪俱又
之內自省受命駁而氣習之滓未有汝也則深悟

於主宰之真靜者性也流行之凝精者命也主宰流行之變化者意也主宰常一所以盡性流行常精所以修命學之爲主宰流行之交致者終不可混也著易蘊一篇以見意盡性修命老砣砣不息諸語證悟者姍笑之而羅達夫洪先獨深信欲爲箋其文以傳其緼曰夫學何爲者㒺悟性修命知天地之化育者也往來交錯庶物露生寂者無失其一也冲廓無爲淵穆其容廣膹者無失其精也惟悟也故能成天地之文惟修也故能體天地之塞悟貴者非修性陽而弗駁也修逹者非悟命而

弗窒也性隱乎命精備於魄是故命也有性焉君子不
淆諸命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使諸性也原始反終知
之至也又曰有感無動無感無靜心也常感而通
常應而順意也常徃而來常化而生物也常定而
明常運而照知也見聞之知其糟粕也象著之物
其凝滙也念慮之意其流澌也動靜之心其遊塵
也心不失無體之心則心正矣意不失無欲之意
則意誠矣物不失無住之物則物格矣知不失無
動之知則知致矣身心意知物者工夫所用之條
理格致誠正修者條理所用之工夫知所先後者

始條理也天序也又曰忘其所有事者昏索其所無事者紛昏不勝紛者雜紛不勝昏者塞紛猶夢也昏猶醉也醒醉遣夢者惺惺也瞬有存息有養前無迎後無將何病乎塞何憂乎雜又曰德非潛不光心非淡不休識恒斂曰潛欲恒釋曰淡淡以平感物而動之情潛以立人生而靜之本是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潛且淡者與又曰巳者命之所禀禮者性之所具人之生也性一而命殊故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虞仲之放伯夷之隘下惠之不恭子貢之達子路之勇原憲之狷曾點之狂子張之

堂堂皆已也雖痛克之猶恐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惟堯舜爲能舍非竭才不能克是故能見無動之過通乎微矣能淨無沶之塵可與幾矣草昧之險無動之過也野馬之運無垢之塵也故聖人洗心退藏於密神武而不殺也夫又曰能心忘則心謙勝心忘則心平侈心忘則心淡躁心忘則心泰嫉心忘則心和謙以受益平以稱施淡以發智泰以明威和以通志成性存存九德咸事又曰心之爲體也虛其爲用也實義質禮行遜出信成致其實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致其虛也虛以通天

下之志實以成天下之務虛實相生則德不孤是故常無我以觀其體心普萬物而無心也常無欲以觀其用情順萬事而無情也又曰見玄而不影響者鮮矣務慱而不支離者鮮矣見過以致玄玄而質也務約以致慱慱而寂也高明效天慱厚法地弘心澄意之學也又曰感應而無起滅太虛之流行優優生化之學也著察而落感應照心之爲用憧憧往來之私也優優則時止時行議擬以成變攺過遷善同歸於不識不知而已焉又曰伯玉不以昭昭申節寘其惰行感應之著察者也原憲

之克伐怨慾不行著察之感應者也念念謹念其知也遷念念念一念其知也凝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主宰流行明照俱至猶之赤日麗空照四方而不落萬象矣曰明道之獵心復萌見林木之嘉者起計度何也曰斯固顏子之學過而不成念者也未嘗要明體而起知端曰然則曾子之易簀得於童子之執燭非要明體而起端乎曰猶之日月雲翳空照一也盍良知流行變通有定從而無典常曾子之以虛受人又非過焉改焉者可論也曰其謂得正而斃焉何也曰正無定體惟

意所安是故學莫踰於致知訣莫要於知止又曰
多聞不畜聞無聞也多見不宿見無見也獨聞者
塞獨見者執小成而已矣是故君子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大畜也又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
思不慎是無心也九疇不叙是無天下國家也修
容以立人道慎思以達天德叙疇以順帝則君子
理此三者故全也又曰建極在君修極在公卿遵
極在守令徵極在庶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庶民
徵矣省刑平稅敬老慈幼守令遵矣尊賢任能謹
度宣化公卿修矣敬天勤民禮叙樂和皇極建矣

惟皇作極惟帝時克一哉王心協哉衆志元氣充
塞太和保合人感天應雨暘時若寒暑不侵治之
極也伯光仕爲令宜充君亮俱棄舉子業專於學
已君亮以聘舉鄉試仕爲泰寧教諭同知嘉興府
學者稱師泉先生先生與學者語不喝唯危坐默
對有問隨酬折卽片言能開人夙昔沉錮有鍜鍊
令人矍然自化有開剖令人躍然疾亟門人朱調
問先生此際視平日何如公曰形詎能累性哉今
吾自若也遂瞑同邑三五先生劉一舒陽幼從劉
伯光先生學舉子業讀性理大全忽有省動希聖

之志間以白伯光伯光喜出所聞於王文成者告之則大動時文成開府虔卽奮請往受學逵歲暮立負笈冒風雪造焉除夕旅宿十指僵皴不能屈伸欣如也元日奉伯光書因冀惟乾以見冀日病王文成問惟乾曰吉中昨來者生今安在以病對曰是生少然行且享于清福可教也明日入惟乾以告俾前謝文成曰欲享清福惟能辛苦者得之自是薄滋味忍嗜慾專於學篤深與同志羣處竟日夕黙坐無一語退與之直規遠諷真意懇惻俾聽者自動也其讓善下能退然以其身下之故學

造日深察其志慄慄乎懼泥滓之汙得毫毛人其心昭昭乎志揭日月而行之也其言曰知者心之神明也知善知不善知好善知惡不善知必爲善知必不爲不善是至善也是人之明德也天之明命也故曰良致言學也致者力而後天者全曰明明德曰顧諟天之明命舉致之之謂也五常百行明焉察焉神明充周是謂能致於知穴古聖人莫如堯贊帝堯曰欽明非知之至而何中知之不倚於聞覩者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知之無妄者也靜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無思爲者也仁知之生生

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夫知之良也故曰致知焉盡矣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知幾也夫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曰萬夫之望曰知幾其神又曰獨知之明大明縣象照臨天下者似之盖觀於晉人有失則者明入于地矣有邪僻之見者入左腹矣盖觀於明夷又曰著焉察焉無或遺焉者聖人之無不知踐焉履焉無不勝焉者聖人之無不能洽聞亦知多藝亦能闇於其大者矣又曰庶物曰明人倫曰察天道曰明民故曰察曰享天明曰事地察稱聖人者必言明言察知之至

者也又曰知與行一爲真知言與行顧爲德言攄
拾者盜支離者僞盜與僞道其不行矣夫又曰至
健者知之健至順者知之順唯健也不可險之而
知險唯順也不可阻之而知阻人心惟危險阻之
謂也健順精一之至也君子盒無時而不懼夫危
也又曰置我身於人人之中而非之是之惡之愛
之奪之予之者夫然後可與無我又曰諸情先欲
諸不善起於欲欲遂則侈欲滿則驕欲拂則怨欲
喪則戚欲沮則摧欲急則躁欲爭則忮欲深則婪
欲苟則汚欲牽則迷欲窮則亂欲者不善之端也

小則過大則輕生禍倫滅天理而縱之故欲消俱消欲淡俱淡欲至於無情之順也性之靜也天地之真也又曰許友以不爽而爽者非相欺也意氣也意氣以相許能不爽乎其自許也亦然故許之心者則如季子之必酬非以酬人酬我也又曰同善而異拂君子容有是乎譽我從而善之毀我從而弗善之君子容有是乎諍我貌受之不衷受之君子容有是乎責善之言得吾情者德之不得吾情亦德之君子之心也又曰水之激失水之真矣情之激失情之真矣君子之情不激也故不激其

言又曰同異之辨得其情而喻之可也徒以異已輒詆之又不得其情非自蔽耶在昔有之如刑獄之冤具存而可睹矣又曰聞人之不善懲創之益少而潛損爲多故言人不善自損也又聽者損以鄉舉仕爲碭山令碭山瘠又三歲再歉山澤多亡命咨吁撫摩有惻怛之愛簡士而教之士以丕動表孝子閭祭節婦墓而俗化與料民授役城築子來而武徬畢修河決新渠齊河濱者七日而禱願以身請命河忽自號者數十里以薦入臺爲御史永禧宮成以禱祠百官表賀同官推爲首曰此當諫

即不諫可復賀耶於是臺官獨不賀時分宜當國曲加禮延至引疾歸徐文貞心服焉比當國以薦與吳御史悌並召辭不赴先生少失恃鞠於祖母慈孝篤深事父孝終孺慕父歿執喪毀廬墓貞孤一節而清和具體惓惓訓誘故賢智愚不肖畢歸心焉晚築雲霞洞于三峯以棲素琴古易枕几瓢笈皆箴銘四壁蕭然而從之者成市自東廓先生沒學者師尊之如公卒之日哭之者如雲自庭逵閭巷聲不絕共建祠祀焉余西游及從諸先生游指擘自文莊公鍛鍊自師泉先生而受三五先生

遇最深厚善故具次其事是時海内言學者稱吉安稱安福泰和萬安有劉憲副秉鑑劉虞部魁尹太守一仁王子懋釗之倫憲副正德中舉進士授寧津令羣盜亂圍寧津堅城以兵憲斬盜首五百級得賊酋　武皇帝南征　世宗繼統治境先後供億身勤而下不擾緝巨閹罪逮詔獄謫官初受學甘泉已篤信王學諸及文成門受學者輙恂恂下之謫官潮貳守以所學勵潮之人自執彌下布忱懇惻潮人感而學者衆所至祀名宦祠郡邑鄉賢祠虞部以鄉舉人官判寶慶知鈞州同知潮州

府所至民思歷工部員外郎上安攘十事疏修外
城垣主黑窯廠詔立雷壇祀雷神魁主黑窯廠以
其職諫言陶埏之艱請節土木費杖闕下繫詔獄
與楊御史爵周給事怡在獄講習人稱三君子既
釋未抵家復逮貽家人詩有孤臣此日勞 明主
萬里何心覲此生之句後以三殿火釋歸卒魁受
學王文成歸事鄒文莊人稱其篤志力行守官廉
惠祿頒三黨家不遺贏直道事人宦不期達留滯
州郡十八年不遇矣一 躋郎署忠義矯然濱死爾
厲而氣宇和穆薰然襲人以爲養盛自致焉子懋

始受學梅源東廓二先生旣學於王文成聞輒信
信輒學學輒不已輒欲以及人未嘗一日不勤懇
於心其事親孝事兄如事父與弟鏡鑄爲同志家
庭切偲朋友之善喜成之有未善規諷切切與人
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弟與鄉閭言依於忠
信禮義人不善規不諷而直不忌於廣座衆人然
相成之意懇惻由衷逆人耳而人心厭服之不怨
也家旁落不留情生產衣食不耻糲壞而中欣欣
由若也安成論學者至衆而論講學者不空談必
曰王梛川云

新建魏氏兄弟良弼師說良政師伊良器師顏良貴師孟也文戍撫江西時昆季胥從受學唐御史龍時巡按江西邵副使銳時督學皆守舊學疑之謂諸生言王公天資高難學諸生各務實守常業毋弃謁爲虛談時從游者頗憚避而師伊兄弟及南昌王公弼臣鍾明應文奎吳維良子金毅然不爲動師伊孝友敦朴渾然天成而聞道最早燕居無惰容嘗曰學問頭腦既明惟專一得之氣專則淸精專則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爲癸解江西乃遂卒兄師說嘗言

憂中見良政輙流汗浹背其生前可知
師顔性超潁絶人既受學而涵養深純卓然以顔子
爲嚮往沖然恬於道而温恭敏妙善啓迪來學文
成歎之曰得師顔而門人日益親居越中久郎文
成家帷薄骨肉密爲調劑而合也既屬疾恐爲親
憂日宴笑如常一日請父母兄弟與宴語忽曰今
日似少瘉喜酒飲也父母喜具酒酒至飲奉觴請
家大人同飲又請兄弟飲已謂兄弟曰吾病尚不
勝冠履也舉以其所有分遺之已而曰吾倦欲假
寐既就枕遂瞑其處死生之際暇豫至於此王汝

中爲諸生敏妙不詭學居與文成憐不見也師顏
温巽善入多方誘諭之乃受學後稱高第深感之
曰師顏生我也師顏卒汝中語及必流涕歐文莊
哭之文甚哀後巡撫何公遷立石表其墓
師詭嘉靖初舉進士知松陽縣召入給事中累遷至
禮科都給事中在諫垣七年論諍章數十上其大
者則論保定侯梁永福兵尚書王時中大學士張
孚敬吏尚書汪鋐及論救都御史王應鵬南京御
史馬敷諸人每疏上輙廷杖杖已或釋或下詔獄
杖瘢或小愈或未愈又 旨下復杖獄卒爲流涕

膂至無膂而直聲動天下　世宗至明武於永嘉特親故素困楚之以快忿然終念之曰小秀才狂刼有膽故終不奪其官巳大察張汪共擠之竟罷歸公清標秀骨風神灑然目光如秋水淵澄瑩碧骨森峻家食四十年講求性命之學亦殊好養生家言知命後屏居村塢朔望還家謁先祠與夫人列坐對談談畢輙去不入内足不履城郭接引後進貌恭而言厲見者意銷縉紳以爲模楷晚歲忽買四書五經性理諸大全書甚具或問之曰課幼子稚孫乎曰不然吾何敢不愛日吾自課讀之旣

耄不釋手益狎與譚仙術者處卒無獲而一意於
聖修隆慶初録用忠鯁公篤老進太常寺少卿致
仕卒後文成歸越來學者日進往來恒數百同門
爲之語曰江有何黄浙有錢王黄何者謂雩都何
性之廷仁黄正之弘綱錢王則餘姚錢德洪寬山
陰王汝中畿廷仁始有慕於白沙之學已弘綱受
學虔州歸語之學即慨然走虔從受學居母憂斬
然以禮自度與人語必依於所學歐歐懇款如有
味乎其中而不能吐者何聽者意解乃已其言曰
學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知過即良知改過即致

知語學者有涉精深輒搖手相戒以爲先生語無豈也仕爲新會令始至曰吾不及白沙之門今幸[illegible]其學敢以俗吏蹄其子弟耶釋菜於其祠而後視事政尚簡易政暇就祠中申主靜無欲之旨士[illegible]與者遷南工部主事分司儀真榷貨蕪湖所至出有碑識思家故豐及聞學勇於克已急於徙義靡於推恩卒之日囊無餘金稱貸而後襄事弘綱及文成門甫三日輒悟心理合一之旨文成沒與吉州諸同志繹舊學不輟領鄉薦授汀州推官遷刑主事以直道忤宰執謝病歸

王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塲人塲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汝止孝親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驚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爲人出代親役入掃舍奉肹晨省夜定如古禮惟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爲儒着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艮說論語詑曰此絶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

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艮長揖上坐論學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歷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爲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眙愕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諧衆心而反而汝止意終遠矣汝止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即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疏漏見之不敢正而

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雖顯貴悍戾不說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疾響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剖析精蘊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盍汝止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巳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魚飛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

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於收者呼之應而起曰汝心見在何求心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之精也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何敢隱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搆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為契聖歸真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云從受學者甚衆而林文選春最

賢春字子仁幼學堅苦已受學悛悛謹循一束修之問畏之若苞苴行必愜人情之所安故不爲嵬崖斬絶之行言必衡乎力故不爲要耶浮濶之言於世紛華盛麗儇巧慧辨未嘗一有濡膩也起家爲會試舉首登進士第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門第雖親故不往拜以爲常子仁獨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位絶不相埒者悛悛下之惟謹出部則徧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烝烝如也而同志

日臻是時縉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推山陰王汝中畿志行愊實則推子仁與吉水羅達夫洪先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密矣然子仁猶面疵之以其露才也然子仁本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疵自程度而時學微本體益精頗以爲於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而子仁亦自歎曰此洽病於標者也然其後蕩者失所歸而子仁終質行矣子仁官吏曹父以母病癱嘗謝病歸養長選事慎擇監司守令而賢儒同志者薦進之其自言曰

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海寧董蘿石澐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吟詠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上坐文成異其氣貌且年

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
蘿石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
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
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
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來濟其私耳故遂篤志
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
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
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
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
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

而有所不可乎泰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泰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泰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傜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之者則鬨然

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盍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

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邪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王文成爲之記

紹興守南元善大吉渭南人始以禮闈舉主於文成稱門生然豪曠性不拘小節於學弗信也見明人日進心疑之遣弟逢吉造焉意以覘逢吉聞言歸備以告如是者累日乃悟曰所學是也始數來就見且曰大吉臨政過多矣先生何無一言以教之

先生曰何過元善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元善愕曰未有也曰吾不言君何自知之曰良知先生咲曰良知非我所常言者乎元善笑謝而去居數日復來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事而悔也孰若先生預以告人不犯爲佳乎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爲眞元善笑謝而去居數日復來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免心過柰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藏垢也今開矣雖纖塵落亦見能自藏乎此作聖之幾也元善乃大省闢稽山書院聚八邑之士使就學而政益大修士夫之不逞者胥怨誹以

入覲失官去猶致書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至得喪屈伸間一語不及也文成歎息以爲有朝聞夕死之志云

約論曰自王文成惻天下以識爲知以蹟迹爲行而離迹於本也揭良知爲聖訣即知即行即博即約俾天下知聖可學而至渙然於本心渢渢乎有祓矣然默成不言之旨近破去經傳而束書游談者利之得心忘象之宗近脫略成式而宕無忌憚者假焉其悟者億心意知物無善惡語益超頓而

踐履不掩甚乃汙下滋僞士大夫至以學相詬病
則豈學之過哉高者研寂靜而頗訾忠信篤敬爲
下乘慱獵者爲譸張集同游爲招徠引取而時押
闔翕闢之乃伈伈靡靡覥顏色取仁爲人師則夫
依獨知自慎自慥慥於庸言庸行以乾乾不息
於誠也豈非道德之符而修學之統哉昔孔子思
先進難有恒而慨道之不明不行斯已久矣

書卷之四十四終